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2 册 No. 0347

大乘显识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347 [No. 310(39)]

大乘显识经卷上

中天竺国沙门地婆诃罗奉 诏译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薄伽梵，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——皆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逮得自在，心善解脱、慧善解脱，于去来今照了无碍，是大那伽；如佛之教，所作已办弃大重担，获于己利，已断流转生死有苦，以正智力，善知众生心之所趣——如是大声闻众，长老舍利弗而为上首；复有无量菩萨摩訶萨众，俱在会集。

尔时诸比丘在世尊所，多有疲睡，失容阿委不能自持。于是世尊，面门晖发如莲花开。时诸比丘，咸悉醒悟各自严正，作如是念：「今佛世尊，颜容晖焕面光照朗，欲开何法眼作大饶益？」

尔时贤护胜上童真，修容丰美柔和光泽色相具足，六万商主前后围遶，侍从轰鬻声如地震，来诣佛所。见佛世尊寂静安隐众德之藏，巍巍赫朗如大金树，深信重合掌思惟，作如是念：「众共称赞，佛一切智普见一切，是如来。阿罗诃。正等觉，诚实不虚。」顶礼佛足，谛视而住。

佛见贤护，举身放光流照贤护，贤护尔时便获无畏，遶佛三匝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，悲愍教授，我今始于佛所得净信心，心悽妙法欲有所问，而我久处生死，溺烦恼苦乱念纷杂，于戒等业无作冥资，虽心奇重我今不知，于此愚惑疑网之中，如何超出得度生死？世尊是一切智，普见一切，佛出甚难希有逢遇，如如意珠施众生乐；佛是大如意宝，一切众生咸由

依佛得大安乐；是大父母，众生善本，因佛父母得见正路。唯愿悲愍开晓疑闇。」

佛告贤护：「汝有所疑，恣汝意问。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」

尔时贤护，蒙佛听许，心专请问在一面住。时长老阿难，见贤护童真姿容晖泽色相具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曾有也！此贤护童真有大福德光色丰盛，诸王威相咸蔽不现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贤护胜上童真，福业所致，虽处人间受天胜果，安宁适乐欢娱嬉戏，畅悦恣心犹如帝释。阎浮提中，唯除月实童真，更无比者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贤护童真果报资用宿植善根，唯愿为说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贤护现受乐报资用广大，及宿胜因，汝今当听。阿难！此贤护童真，六万商主资产丰饶金宝盈积，恭敬受教，随逐奉事，六万床座敷设卧具，毡褥缯绮并倚枕等，杂色晖发妙丽庄严，俱罗帷幕及僬奢耶，火浣帛支那安输，周匝施布众宝雕间，相宣灿烂交错如画。六万妓女被服安输众色间杂，金宝璎饰鲜华[示*玄]丽光彩耀目，其触细软如天迦遮，轻重随心适称情意，戏容笑语歌唱相娱，闲婉严洁柔敬事主，于他人所心绝爱欲，惭耻低首或覆头为容，肌肤平满柔软细滑，手足支节踝等骨脉，咸悉不现，齿白齐密发绀右旋，如削蜡成如工画作，氏族华望名誉流远，如是妇人而为侍从。又有六万供食妇人，饭饼诸物种种异色，香味调美如天肴饍，饮具八德见令心悦，宁身适意不劳而熟，是福之食应心而至，涤净拥秽去诸病恶。庭宇台楼具足六万，摩尼、真珠、琉璃诸珍罗布垂饰，众宝间钿行列端美，绮彩蒙悬缀以铃铎，随风飘扬铿锵和发，地若琉璃现众影像，杂花散布清凉快乐，遨游栖息畅心适志。又有细腰般拏、箜篌、长笛、铜钹、清歌，种种音声数凡六万，美声调润响亮闻远，喧嚣杂作震警方域，福业所致欢乐不绝。鸽等诸鸟飞翔游集，异声间和畅心悦耳，藤蔓众花萦缘台阁，鲜葩标秀蕊蔚晖焕，铃铎乐器响若天宫，房廊昭晰如须弥窟神药流照。有六万城高墙峻峙楼榭备设，街街布列四衢三达，美丽填溢诸方凑集，种种服饰种种言语，法制万差殊容异状，奇货列肆商侣百千，交易器喧声震城域，园林鬱茂大树小树，藤蔓卉药众花竞发，清波环映间错光鲜粲如舒锦，象马车乘其众百千，往还不绝充遍城邑。」

「阿难！六万城中名德高人，及诸豪富并诸商主，日日称赞贤护童真，播扬声德，虔恭合掌礼拜修敬。娇萨罗国波斯匿王福力富盛，比之贤护状类贫下。月实童真，无量百千妓从侍绕，恭敬奉事爱悦欢戏众乐所依，虽天帝释百千万倍不及月实。贤护童真，容色丰美富有自在安宁适乐，亦百千万倍不及月实；斯皆宿福所感非力致也。」

「阿难！贤护童真又有如意宝辂，天宝雕严光晖赫烂，天金金刚光玉日受，种种诸宝钿厠间错，丽若观星，运速如风如金翅飞，乘此宝辂，宝洲等所应念而至，身不疲劳戏乐而返。」

是时阿难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「贤护童真种何善根，修何福业，资产广大，受大乐报，宫室妙丽，宝辂奇特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贤护童真由先于佛法中修植福业，故今获此广大乐报。过去有佛名曰乐光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贤护尔时于彼佛法之中出家作比丘，名曰法髻，多亏戒行，然善讲说修多罗、阿毘达摩、毘奈耶等，三藏深教咸悉明达，常为众生宣畅敷演，法施不绝美音深重，正直高亮剖析明辩，听者欢喜，闻所说法，思惟修行，脱恶趣者其数无量。」

「阿难！法髻比丘以法施功德，于九十劫受天人报。又见清静持戒比丘身羸瘦瘠，恒施饮食及屣履等，殷重诚彻净心布施，故今获此大富乐报，胜妙宫室，奇特宝辂。又遇迦叶如来示教指诲而告之曰：『汝于未来释迦牟尼佛所，当得授记。』故今见我，我为说法而成熟之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贤护胜上童真，如是财富金宝盈积豪盛自在，谦柔卑下，无憍傲心，甚为奇特。」

佛言阿难：「大智不于财宝欲乐而生矜傲，贤护久修善行，善法所资，常食福果。」

贤护蒙佛、阿难共称叹已，恭敬合掌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怜愍摄护一切众生，欲少请问，愿垂听许。」

佛告贤护：「我先听汝，汝有所疑，今恣汝问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」

贤护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众生虽知有识，如宝闭在篋中，不显不知。世尊！不知此识作何形状？何故名识？众生死时手足乱动，眼色变异制不自由，诸根丧灭，诸大乖离，识迁于身，去至何所？自性如何？作何色相？云何舍离此身更受余身？云何身分弃之于此，而牵诸入获当来报，受种种身差别不同？世尊！云何众生身谢灭已，更生诸入？云何今生积聚福业，来生得之？今身为福，当来身食？云何识能滋长于身？云何识入，随身转变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贤护！善哉！善问！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！当为汝说。」

贤护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然奉教！」

佛告贤护：「识之运转，迁灭往来，犹如风大，无色、无形、不可显现，而能发动万物，示众殊状，或摇振林木，摧折破裂，出大音声，或为冷为热触众生身，作苦作乐，风无手足面目形容，亦无黑白黄赤诸色。贤护！识界亦尔，无色、无形、无光明显现，以因缘故，显示种种功用殊异。当知受觉法界亦复如是，无色、无形，以因缘故显发功用。贤护！众生死此，受觉法界识界皆舍离身，识运受觉法界受余身者，譬如风大吹众妙花，花住于此香流至远，风体不取妙花之香，香体、风体及与身根俱无形色，而非风力香不远至。

「贤护！众生身死，识持受觉法界以至他生，因父母缘而识托之，受觉法界皆随于识，亦复如是。如从花胜力而鼻有嗅，从嗅胜力而得香境；又如从风身胜力得风色触，因风力香得至远。如是从识有受，从受有觉，从觉有法，遂能了知善与不善。

「贤护！又如画工料理壁板，诸所画处如法端洁，随意所为图绘众像，则工之识智俱无形色，而为种种奇容异状。如是识智无形而生六色，谓因眼见色，眼识无形；因耳闻声，声无形色；因鼻知香，香无形色；因舌知味，味无形色；因身知触，触无形色；法入诸境，皆悉无形。识无形色，亦复如是。

「贤护！识弃此身受他生者，众生死时识为业障所缠，报尽命终犹如灭定阿罗汉识，如阿罗汉入灭尽定，其阿罗汉识从身灭转。如是死者之识弃身及界，乘于念力而作是，知彼如是：我某乙。生平所作事业，临终咸现忆念明了，身之与心二受逼切。

「贤护！识是何义？识名为种？能生众类杂报身牙，知觉想念同苞于识，知苦知乐，知恶知善及善恶境，故名为识。如汝所问：『云何识离此身而受余报？』贤护！识之迁身，如面之像现之于镜，如印之文显之于泥；譬如日出光之所及众闇咸除，日没光谢，闇便如故，闇无形质，非常无常，能得其处；识亦如是，无质无形，因受想显。识在于身，如闇之体，视不可见，不可执持，如母怀子，不能自知是男是女，黑白黄色，根具不具，手足耳目，类与不类，饮食热刺，其子便动觉知苦痛，众生来去屈伸视瞬，语笑谈说担运负重，作诸事业，识相具显，而不能知识之所在，止于身中不知其状。

「贤护！识之自性遍入诸处，不为诸处之所染污，六根、六境、五烦恼阴，识遍止之，不为其染，由此而显识之事用。

「贤护！如木机关系执一所作种种业，或行走腾跃或跳掷戏舞。于意云何？机关所作是谁之力？」

贤护白佛言：「智慧狭浅，非能决了。」

佛告贤护：「当知皆是作业之力，作业无形，但智运耳！如是身之机关，以识之力作诸事业，仙通、干闥婆、龙神、人、天、阿修罗等，种种趣业咸悉依之，识能生身，如工作机关，识无形质普持法界智力具足，乃至能知宿命之事。譬如日光，恶业众生及诸不净死尸臭秽，无偏等照，不为诸恶之所污染；识亦如是，虽处猪狗食不净类诸恶趣身，而不为彼之所染污。

「贤护！识舍此身，随善恶业迁受余报。譬如风大出深山邃谷，入于薈卜众香之林，其风便香，经于粪秽死尸臭恶秽污之所，其风便臭，若风香臭俱至，风则香臭并兼，盛者先显，风无形质香臭无形，然风持香臭迁之于远；识弃此身，持善恶业迁受余报，亦复如是，犹彼风大持物香臭致于他所。又如人梦，见众色像种种事业，而不自知安眠而卧，福德之人命尽识迁，亦复如是安隐不觉，如梦迁化无所恐惧，识之迁出不由喉口及诸窍穴，莫测所从莫知径户。」

尔时贤护胜上童真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鸡鹅等子其卵未熟，周匝细密识从何入？子死卵中，卵壳不破，无隙无窍，识从何出？」

佛言：「贤护！譬如乌麻薈卜花熏，其油香美名薈卜油，与凡麻油好恶殊隔，油先无香以花熏种，油遂成香，香不破麻而入，亦不破麻而出，复无形

质留止油内，但以因缘力故，香迁油内，油成香泽；鸡鹅子识入出于卵，亦复如是。如薷卜香迁于油内，识之迁运，如日流光，如摩尼照，如木生火。又如种子，种之于地，体化地中，芽苗茎叶备显于外，生白不白赤等杂色种种之花，种种力味成熟，所为种种差别，同一大地等资四大，各随其种所生便异，如是一识法界，生于一切生死之身，或黑或白或黄赤等，淳和瞋暴种种殊品。

「贤护！识无手足，无支节言语，由法界中念力强大，众生死时识弃此身，识与念力为来生种，即离于识不得法界，离于法界亦不得识。识与风大微妙念界、受界、法界和合而迁。」

贤护白佛言：「若如是者，云何世尊，说识无色？」

佛言：「贤护！色有二种：一、内，二、外。内谓眼识，眼则为外。如是耳识为内，耳则为外；鼻识为内，鼻则为外；舌识为内，舌则为外；身识为内，身则为外。」

「贤护！如生盲人梦见美色，手足面目形容姝丽，便于梦中生大爱悦，及睡觉已，冥无所见，夜尽昼明，人众聚会，盲者遂说梦中乐事，我见丽人姿容殊绝，园观华茂，人众百千，严饰嬉戏，肌肤光泽，肩膊紧满，臂长而圆犹如象鼻，我于梦中获大快乐，适心喜叹。贤护！此生盲人未曾见物，云何梦中而能见色？」

贤护白佛言：「唯愿开示。」

佛告贤护：「梦中见者名内眼所，是慧分别，非肉眼见，其内眼所，以念力故，盲者梦中须臾而现。复以念力觉而忆之；识之内色亦复如是。」

「复次，贤护！身死识迁，犹如种子弃在地中，四大摄持，苗茎枝叶渐次迁化，识为念受善不善等四法摄持，弃身迁化亦复如是。」

贤护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善不善法摄持于识？」

佛言贤护：「譬如妙颇梨宝，随所处物若黑若白，宝色随物成白成黑，善不善法摄持于识亦复如是，随所摄持成善不善，迁化受报。」

贤护复白佛言：「此身云何禀受于识？」

佛言贤护：「此识无积无聚亦无生长，譬如牙生，非种不变而生，亦非种坏而生，然牙生时种则变毁。贤护！于意云何？其牙所在，止于何处？子耶？枝耶？茎柯叶耶？止树头耶？」

贤护白佛言：「不也！世尊！牙无所止。」

「如是，贤护！识之在身止无处所，非眼非耳鼻舌身等，种生牙时，如识微觉，乃至花结合时，如识有受，含开花发时至结果，如识有身，识之生身遍身支体，求识所止莫得其所。若除于识身则不生，如树果熟，堪为将来树之种子，非不熟者，如是报熟身死，识种便现，因识有受，因受有爱，系着于爱便生于念，识摄取念随善恶业，与风大并知念父母，因缘合对，识便托之，如人面影现之于镜，非净非明面像不现，镜明面对影像乃现，镜中之像无受无念，而随人身屈伸俯仰，开口谈谑，行来进止，种种运动。贤护！影像现谁之力也？」

贤护白佛言：「是人之力，由有面故而有面影，影像之色如面之色，根具不具咸悉如面。」

佛言：「面为影因，镜为影缘，因缘和合故有影现。由识因故，有受想行及诸心所，父母为缘，因缘和合而有身现。如彼身镜，镜中之影身去影灭，身持影像，或别现于水等之中；识弃此身，持善恶业迁受余报，亦复如是。又如尼瞿陀乌昙婆等，种子虽小能生大树，树复生子，子弃故树，更生新树，故树经久，质力衰微，味液销竭干枯腐朽。如是诸小生类，其识弃身乘己之业，或受种种诸类大身。又如大麦、小麦、乌麻、菘豆及摩沙等，种种种子实皆以种故，牙茎花实生长成熟；如是由有识故，随迁生类即便有觉，由觉有受，持善恶业受种种身。又如蜂止花爱乐恋着，啜吮花味以自资养，蜂弃此花更处余花，或弃香入臭，或弃臭入香，随其所在莫不自爱恋结贪着；识亦如是，以福业故获诸天身受胜乐果，或弃天身，以恶业故获地狱报受众苦果，轮回迁转为种种身，识如鬻金红蓝芬陀利等，其子皆白，破其子中不见牙花不见异色，种之于地以水润液，便有牙等，顺时滋长花果敷荣，或赤或白种种之色，色与牙等不在子中，然离于子皆不得生。识弃身已，肉身容貌诸根诸入，识中不见因缘和合，识以妙视妙闻、声触味法及以念入，知己所造善恶等业以取身报，如蚕作茧，自作自缠，于中迁化；识亦如是，识自生身还自缠裹，自弃舍身更受余报，由有种故有色香味，识弃舍身随其所迁，诸根境界受及法界，皆悉随之。如如意珠，随其所在乐具皆随，如日所在光明皆随；识亦如是，随其所迁，受觉与想及法界等皆悉随之。识弃舍身摄一

切性，色因为身，无骨肉身，有诸根故，有受妙念知取善恶，如枣、石榴、庵罗、庵勒、鼻螺、渴竖、劫必他等种种之果，或辛或苦或酸或甜或醎或涩，味力各别，消熟所资，其功不一，及果坏已，味力随种迁化而生。如是识种随其所迁，受念善恶咸悉随之，知弃此身受余报身，故名为识；知善恶业知业随我，知我持业迁化受报，故名为识；身之所为咸悉知之，故名为识。譬如风大，无形可取，无质可持，以因缘故作诸事业，表有风大，持冷持热，运香运臭摇振林木，或鼓扇摧击；如是识无形质，非视听所取，以因缘故识相具显，由识持身，身知苦乐，光色充盛行来进止，言笑欢忧事业昭著，当知有识。」(右大唐永隆元年三藏地婆诃罗于东太原寺译，出《大周录》)。

大乘显识经卷上

大乘显识经卷下

中天竺国沙门地婆诃罗奉 诏译

尔时会中有月实胜上童真，从座而起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见色因？云何见欲因？云何见见因？云何见戒取因？」

佛告月实：「智见智境，愚见愚境，智者见诸姝丽美色，了知秽恶，唯是肉段筋骨脓血，大脉小脉大肠小肠，[月*册]液脑膜肾心脾胆，肝肺肚胃生藏熟藏，黄痰涕唾发须毛爪，大小便利薄皮裹之，不净污露可畏可恶，凡所有色皆四大生，是为色因。」

「月实！如父母生身，身之坚硬为地大，流润为水大，暖熟为火大，飘动为风大，有所觉知念及声香味触等界，斯皆为识。」

月实童真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将死之时，云何识舍于身？云何识迁于身？云何识知今舍此身？」

佛告月实：「众生随业获报，识流相续持身不绝，期毕报终识弃舍身，随业迁受。譬如水乳和，煎以火热力，乳水及腻各各分散。如是，月实！众生命尽以业力散，形骸与识及诸入界，各各分散，识为所依，以取法界及法界念并善恶业，迁受他报。」

「月实！譬如大吉善苏，以众良药味力熟功和合，为之大吉善苏，弃凡苏性持良药力，辛苦酸醎涩甘六味，以资人身，便与人身作色香味；识弃此身，持善恶业及法界等迁受余报，亦复如是。」

「月实！苏质如身，诸药和合为大吉善，如诸法诸根和合为业，众药味触资成于苏，如业资识，服大吉善悦泽充盛，光色美好安隐无患，如善资识获诸乐报；服苏违法颜容变恶，惨无血气色死士白，如恶资识获诸苦报。」

「月实！吉善宝苏无手足眼，能取良药色香味力；识亦如是，取法界受及诸善业，弃此身界受于中阴得天妙念，见六欲天、十六地狱，见己之身，手足端严诸根丽美，见所弃尸，云：『此是我前生之身。』复见高胜妙相天宫种种庄严，花果卉木藤蔓蒙覆，光明赫丽如新炼金众宝钿饰。彼见此已心大欢喜，因大喜爱，识便托之，此善业人舍身受身安乐无苦，如乘马者弃一乘一。譬如壮士武略备具，见敌兵至着坚甲冑，乘策骥骏所去无畏，识资善根弃出入息，舍界入身迁受胜乐，亦复如是，自梵身天爰至有顶，生于其中。」

尔时会中大药王子，从座而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识舍于身作何色像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大药！汝今所问，是大甚深佛之境界，唯除如来更无能了。」

于是贤护胜上童真白佛言：「大药王子所问甚深，其智微妙敏利明决。」

佛告贤护：「此大药王子，已于毘婆尸佛所植诸善根，曾于五百生中生外道家，为外道时，常思识义：识者云何？云何为识？于五百生不能决了，识之去来莫知由绪。我于今日为破疑网，令得开解。」

于是贤护胜上童真，谓大药王子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仁今所问微妙甚深，月实之问其义浅狭，犹如婴儿，心游外境而不知内，正法希闻诸佛难遇，佛圆广智无测深慧至妙之理，应专启请。」

时大药王子，见佛熙怡颜容舒悦如秋莲开，踊跃欢喜一心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爱深法渴仰深法，常恐如来入般涅槃，不闻正法，而于五浊众生之中，愚无所知不识善恶，于善不善、熟与不熟，不能觉了，迷惑轮转生死苦趣。」

佛告大药王子：「如来正法难遇难得，我于往昔为半伽他，登山自坠，弃舍身命，为求正法，经历无量百千万亿种种苦难。大药！汝所悽望皆恣汝问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」

大药王子白佛言：「唯然奉教！世尊！识相云何？愿垂开示。」

佛告大药：「如人影像现之于水，此像不可执持，非有无辨，如刍洛迦形，如渴爱像。」

大药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渴爱？」

佛言：「如人对可意色，眼根趣之，名为渴爱。犹持明镜视己面像，若去于镜，面像不见；识之迁运亦复如是，善恶业形与识色像皆不可见。如生盲人日出日没，昼夜明闇，皆悉不知；识莫能见亦复如是。身中渴爱受想不可见，身之诸大诸入诸阴，彼皆是识，诸有色体眼耳鼻舌，及身色声香味触等，并无色体受苦乐心，皆亦是识。」

「大药！如人舌得食物知甜苦辛酸鹹涩等，六味皆辨，舌与食物俱有形色而味无形，又因身骨髓肉血觉知诸受，骨等有形，受无形色，知识福非福果亦复如是。」

时贤护胜上童真，礼佛双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识可知福非福耶？」

佛言：「善听！非未见谛而能见识，识不可视，非如掌中阿摩勒果，识不在于眼等之中，若识在于眼等之中，剖破眼等应当见识。贤护！恒沙诸佛见识无色，我亦如是见识无色，识非凡愚之所能见，但以譬喻而开显耳。贤护！欲知识之罪福，汝今当听！譬如有人为诸天神或干闥婆等，及塞建陀等鬼神所著。贤护！于意云何？其为天等鬼神所著，其着之体求于身中可得见不？」

贤护白佛言：「不也！世尊！天等鬼神所著，其着之体无色无形，身内外求皆不可见。」

「贤护！其为福胜诸大天神之所著者，即须好香花烧众名香，香美饮食清净安置，祭解供具咸须华洁，如是此识为福资者，便获尊贵安乐之果：或为人王，或为辅相，或豪望贵重，或财富自在，或为诸长，或作大商主，或得天身，受天胜果。由识为福资身获乐报，如彼福胜天神所著，得胜妙花香香美

饮食，便即欢喜病者安隐，今得尊贵豪富自在，当知皆是由福资识身获乐果。

「贤护！其为富丹那等下恶鬼神之所著者，便受粪垢腐败涕唾诸不净物，以此祭解欢喜病愈，其人以鬼神力随鬼神欲，爱乐不净臭朽粪秽；识以罪资亦复如是，或生贫穷，或生饿鬼及诸食秽畜生之中种种恶趣，由罪资识身获苦果。

「贤护！胜上天神其着之体无质无形，而受种种香洁供养，识福无形受胜乐报亦复如是；富丹那等下恶鬼神，为彼著者，便受不净秽恶饮食，识资罪业获诸苦报亦复如是。

「贤护！当知识无形质，如天等鬼神所著之体，供具饮食所获好恶，如资罪福得苦乐报。」

大药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见欲因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互因生欲，犹如钻燧两木互因，加之人功而有火生，如是因识，及因男女色声香味触等，而有欲生。譬如因花生果，花中无果，果生花灭；如是因身显识，循身求识，识不可见，识业果生身便谢灭，身骨髓等不净诸物咸悉销散。又如种子持将来果味色香触，迁植而生；识弃此身，持善恶业受想作意，受来生报，亦复如是。又如男女爱欲欢会分离而去，识业和合恋结爱着味玩贪恪，报尽分离随业受报，父母因缘中阴对之，以业力生识获身果，爱情及业，俱无形质，欲色相因而生于欲，是为欲因。

「大药！云何见戒取因？戒谓师所制戒，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等行。取谓执取，是戒作如是见，因是持戒，当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，以是因故获于胜有，谓受人天等身，斯皆是有漏善，非无漏善。无漏之善无阴熟果，今此戒取是有漏种植之，于识执善恶业识不淳净，烦恼因故受热恼苦，是为见戒取因。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云何识取天身乃至取地狱身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识与法界持微妙视，非肉眼所依以为见因，此微妙视与福境合，见于天宫欲乐嬉戏，见已欢喜，识便系着，作如是念：『我当往彼。』染爱恋念而为有因，见已故身卧弃尸所，作如是念：『此尸是我大善知识，由其积集诸善业故，令我今者获于天报。』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识于尸既有爱重，何不托止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譬如剪弃须发，虽见乌光香泽，宁可更植于身令重生不？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不也！世尊！已弃须发，不可重植于身令其更生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大药！已弃之尸，识亦不可重托受报。」

大药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识冥冥玄微，无质可取、无状可寻，云何能持象等大身众生？纵身坚固犹若金刚，而能贯入壮夫之身，力敌九象而能持之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譬如风大无质无形，止于幽谷或窍隙中，其出暴猛，或摧倒须弥碎为尘粉。大药！须弥风大色相云何？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风大微妙，无质无形。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风大微妙，无质无形；识亦如是，妙无形质，大身小身咸悉能持，或受蚊身或受象身。譬如明灯，其焰微妙置之于室，随室大小众闇咸除；识亦如是，随诸业因任持大小。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诸业相性彼复云何？以何因缘而得显现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生诸天宫食天妙饘安宁快乐，斯皆业果之所致也。如人渴乏巡游旷野，一得清凉美水，一无所得受渴乏苦，得冷水者无人持与，受渴乏者亦无遮障不许与水，各以业因受苦乐报。大药！应当以是见善恶业，如空中月白黑二分，又如生果由火大增熟便色异，如是此身由福增故生胜族家，资产丰盈金宝溢满胜相显盛，或生诸天宫快乐自在，斯皆善业福相显现。譬如种子植之于地，果现树首，然其种子不从枝入枝而至树首，剖析树身亦不见子，无人持子置于枝上，树成根固求种不见，如是诸善恶业咸依于身，求之于身亦不见业。如因种有花，种中无花，因花有果，花中无果，花果增进增进不见；因身有业，因业有身，身中无业，业中无身，亦复如是。如花熟落其果乃现，身熟谢殒业果方出，如有种子花果之因具有，如是有身，善恶业因备在，彼业无形亦无熟相。如人身影无质无碍，不可执持不系着人，进止往来随人运动，亦不见影从身而出；业身亦尔，有身有业，而不见业，系着于身亦不离身而能有业。如辛苦涩殊味诸药，能涤净除一切病，令身充悦颜色光泽，人见之者知服良药，药味可取熟功无形，视不可见、执不可得，

而能资人肤容色泽；业无形质能资于身，亦复如是。善业资者，饮食衣服内外诸资，丰饶美丽手足端正，形容姝好屋室华侈，摩尼金银众宝盈积，安宁快乐欢娱适意，当知此为善业之相。生于下贱边地贫穷，资用阙乏恹羨他乐，饮食龕恶或不得食，形容弊陋所止卑下，当知此为恶业之相。犹如明镜鉴面好丑，镜像无质取不可得，如是识资善不善业，生人天中或生地狱、畜生等中。大药！应当如是见业与识和合迁化。」

大药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微识能持诸根，能取大身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譬如猎者，入于山林持弓毒箭而射香象，箭毒沾血毒运象身，支体既废根境同丧，毒流要害身色青赤犹如淤血，毒杀象已便即迁化。于意云何？毒与象身多少大小，可得比不？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毒与象身多少大小，其量悬殊不可为对，犹如须弥比之芥子。」

「大药！如是识弃此身以取诸根，弃此诸界随业迁化，亦复如是。」

大药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微细之识任持大身而不疲倦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须弥山王高八万四千由旬，难陀、乌波难陀，二大龙王各遶三匝，二龙大息摇振须弥，内海中水咸变成毒。此二龙王长大力壮，和修吉龙、德叉迦龙，二大龙王亦与之等。于意云何？四龙王识与蚊蚋识宁有异不？」

大药言：「世尊！四龙蚊蚋其识无异。」

「大药！如一小涴跋错那婆，入四龙口四龙便死。于意云何？小涴药毒、龙口中毒，何毒为大？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龙口毒大，小涴药毒甚为微少。」

「大药！大身众生力敌九象，微妙之识无色无形，非分别量，随业任持亦复如是。如尼瞿陀子极微细，种之生树婆娑广大枝条百千。于意云何？其子与树大小类不？」

大药言：「世尊！其子与树大小相悬，如藕丝孔比虚空界。」

「如是，大药！树于子中求不可得，若不因子树则不生。微细尼瞿陀子能生大树，微细之识能生大身，识中求身身不可得，若除于识身则无有。」

大药复白佛言：「云何金刚坚固不可坏识，止于危脆速朽身内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譬如贫人得如意宝，以宝力故高宇雕镂，妙丽宫室园林鬱茂，花果敷荣象马妓侍，资用乐具自然而至；其人于后失如意宝，众资乐具咸悉销灭，如意神宝坚固真宰，纵千金刚不能毁坏，所生资用虚假无常速散速灭。识亦如是坚固不坏，所生之身速朽速灭。」

大药言：「世尊！柔妙之识，云何穿入毳鞞色中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水体至柔，激流悬泉能穿山石。于意云何？水石之质鞞软如何？」

大药言：「世尊！石质坚鞞犹若金刚，水质柔软为诸乐触。」

「大药！识亦如是，至妙至柔，能穿刚鞞大身之色，迁入受报。」

大药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众生舍身云何生诸天中？乃至云何生于地狱等中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众生临终之时福业资者，弃本之视得天妙视，以天妙视见六欲天，爰及六趣见身摇动，见天宫殿及欢喜园杂花园等，又见诸天处莲花殿，丽妓侍遶笑谑嬉戏，众花饰耳服僇奢耶，臂印环钏种种庄严，花常开敷众具备设，见天天女，心便染恋欢喜适意，姿颜舒悦面若莲花，视不错乱，鼻不亏曲，口气不臭，目色明鲜如青莲叶，身诸节际无有苦痛，眼耳鼻口又无血出，不失大小便利，不毛惊孔现，掌不死黄甲不青黑，手足不乱亦不卷缩，好相显现。见虚空中有高大殿，彩柱百千雕丽列布，垂诸铃网，和风吹拂，清音悦美，种种香花庄严宝殿，诸天童子众宝严身，游戏殿内，见已欢喜微笑齿现如君图花，目不张开亦不合闭，语音和润，身不极冷亦不极热，亲属围遶亦不忧苦，日初出时当舍其寿，所见明白无诸黑闇，异香芬馥四方而至。见佛尊仪欢喜敬重，见已亲爱欢喜，离辞犹如暂行，便即旋返安慰亲知，不令忧恼有流法尔，生必当死勿以分别而生苦恼。」

「大药！善业之人临命终时，好乐布施，种种伽他种种颂叹，种种明白种种称说正法之教，如睡不睡安隐舍寿。将舍寿时，天父天母同止一座，天母手

中自然花出，天母见花顾谓天父：『甚为福吉希奇胜果，天今当知，子庆之欢时将不久。』天母遂以两手摇弄其花，弄花之时命便终尽。无相之识弃舍诸根，持诸境界弃舍诸界，持诸界事迁受异报，犹如乘马弃一乘一，如日爱引光，如木生火，又如月影现澄清水，识资善业迁受天报，如脉风移速托花内。天父天母同座视之，甘露欲风吹花七日，宝瑯严身曜动炫焕，天童朗洁现天母手。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无形之识，云何假因缘力而生有形？云何有形止因缘内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如木和合相触生火，此火木中求不可得，若除于木亦不得火，因缘和合而生于火，因缘不具火即不生，木等之中寻火色相竟不可见，然咸见火从木中出。如是，大药！识假父母因缘和合生有形身，有形身中求识不得，离有形身亦无有识。大药！如火未出火相不现，亦无暖触诸相皆无。如是，大药！若未有身，识受想行皆悉不现。大药！如见日轮光明照耀，而诸凡夫不见日体，是黑是白，黄白黄赤皆不能知，但以照热光明出没环运，诸作用事而知有日；识亦如是，以诸作用而知有识。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云何为识作用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受觉想行思忧苦恼，此为识之作用。复有善不善业，熏习为种，作用显识。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云何识离于身便速受身，识舍故身新身未受，当尔之时识作何相？」

佛言大药：「如有丈夫长臂勇健着坚甲冑，马疾如风乘以入阵，干戈既交心乱坠马，武艺捷习还即跳上，识弃于身速即受身，亦复如是。又如怯人见敌怖惧乘马退走，识资善业，见天父母同座而坐，速托生彼亦复如是。大药！如汝所问，识弃故身新身未受，当尔之时识作何相？大药！譬如人影现于水中无质可取，手足面目及诸形状与人无异，体质事业影中皆无，无冷无热及与诸触，亦无疲乏肉段诸大，无言声身声苦乐之声，识弃故身新身未受，相亦如是。大药！是资善业生诸天者。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云何识生地狱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行恶业者入于地狱，汝当谛听！大药！此中众生积不善根，命终之时作如是念：『我今于此身死，弃舍父母亲知所爱，甚大忧苦。』见诸地狱及见己身应合入者，见足在上头倒向下，又见一处地纯是血，见此血已心有味着，缘味着心便生地狱，腐败恶水臭秽因力，识托其中。譬如粪秽臭处，臭酪臭酒诸臭因力，虫生其中；入地狱者托臭物生，亦复如是。」

贤护胜上童真合掌白佛言：「地狱众生作何色相？身复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其爱血地生地狱者，遍身血光身如血色，生汤隍者身如黑云，生乳汤河者，身点斑杂作种种色体极软脆，犹如贵乐瓔孩之身，其身长大过八肘量，须发身毛并长垂曳，手足面目亏曲不全，阎浮提人遥见便死。」

大药白佛言：「地狱众生以何为食？」

佛言：「大药！地狱众生食无少乐，惶惧驰走，遥见镕铜赤汁，意谓是血，众奔趣之；又有声呼：『诸有饥者可速来食。』便走向彼，至已而住以手承口，狱卒以热铜汁写手掬中，逼之令饮铜汁入腹，骨节爆裂举身火起。」

「大药！地狱众生所食之物，唯增苦痛无少安乐。地狱众生苦痛如是，识不舍之亦不毁坏。身如骨聚识止不离，非业报尽苦身不舍，饥渴苦逼，便见园林花果敷荣广博翠茂，见已喜笑互相谓言：『此园翠茂清风凉美，众急入园须臾暂乐。』树叶花果咸成刀剑斩截罪者，或中破身分为两段，或大叫呼四面驰走，狱卒群起执金刚棒，或执铁棒铁斧铁杖，嚙唇瞋怒身出火焰，斫棒罪者遮不令出，斯皆已业见如是事。狱卒随罪者后，语罪者云：『汝何处去？汝可住此，勿复东西欲何逃窜。今此园者汝业庄严，可得离不？』」

「如是，大药！地狱众生受种种苦，七日而死还生地狱，以业力故如游蜂采花还归本处。罪业众生应入地狱，初死之时见死使来，系项驱逼身心大苦入大黑闇，如被劫贼执捉将去，作如是言：『诃诃，祸哉！苦哉！我今弃阎浮提种种爱好亲属知友，入于地狱，我今不见天路但见苦事，如蚕作丝自缠取死，我自作罪为业缠缚，縶索系项牵曳驱逼将入地狱。』贤护！罪业众生生地狱者，苦相如是。」

尔时贤护与大药王子，闻说是已，身惊毛竖，俱起合掌作如是言：「我等今者俱归依佛，请垂救护，愿今以此闻法功德，未脱有流处生死轮，不落三涂入于地狱。」

贤护复白佛言：「欲有所请，唯愿听许。」

佛言：「如汝恹望，恣汝所问。」

贤护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为积？云何为聚？云何为阴？云何为身不迁？」

佛言：「贤护！智界、见界、意界、明界，以此四界和合成身，四界境识名之为积；聚谓六界六入，六入境三界，因二入因，即须发毛爪皮肉脓血，涕唾黄痰脂[月*册]髓液，手足面目大小支节，和合崇聚名之为聚，犹如谷豆麻麦，积集聚贮而成高大，谓之为聚。其地水火风空识，名为六界；眼耳鼻舌身意，名为六入；色声香味触法，名六入境，即贪瞋痴名三界因。又风黄痰亦名三因。二入因者，谓戒与信。又有二因，谓舍与施。又有二因，谓进与定。又有二因，谓善不善。其受想行识，此四名无色阴，受谓领受苦乐等相及不苦不乐之相，想谓知苦乐相，行谓现念作意及触，识者是身之主，遍行诸体，身有所为莫不由识。不迁者，谓身语意净证获道果，此人死已识弃有阴，不重受有、不流诸趣，极乐而迁不复重迁，是名不迁。」

于是贤护与大药王子，礼佛双足白言：「世尊！佛一切智说此法聚，当于未来作大利益安乐众生。」

佛言：「如来法聚常住非断，一切智者知而不为，我经无量勤苦积集智光，今说此经，此正法日为诸众生作大明照，德誉普流一切智海，为能调心流注者，说此经所在之处请诵解说，诸天、鬼神、阿修罗、摩睺罗伽，咸悉拥护皆来拜礼，水火王贼等怖皆不能害。诸比丘！从今已往于不信前勿说此经，求经过者慎勿示之，于尼干子尼干部众诸外道中亦勿说之，不恭敬渴请亦勿为说；若违我教亏损法事，此人则为亏损如来。诸比丘！若有礼拜供养此经典者，应当恭敬供养是人，斯人则为持如来藏。」

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当勇超尘累， 勤修佛正教，
除灭死军众， 如象践苇芦，

持法奉禁戒， 专精勿亏怠，
以弃生流转， 尽诸苦有边。」

佛说此经已，贤护胜上童真、大药王子，并诸比丘、菩萨摩訶萨、天人、阿
修罗、干闥婆等，普大会众，闻佛所说欢喜奉行。

大乘显识经卷下

(右大唐永隆元年三藏地婆诃罗于东太原寺译，出《大周录》)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2 册 No. 0347 大乘显识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8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
大德提供，西莲净苑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
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